

吴加敏 著

JIZHUYITIAOHE

记

忆

一

忆

平

烟岚罩着，白蒙蒙的。风鸣书院如期
晃晃的，但天空仿佛有薄薄的一层
意味。太阳浮出大屋群的房顶，明
无数的河流使南方的空气潮湿而
十分的空阔与辽远。南方有无数的河
南方的初秋是潮湿的，天空也不

中国三峡出版社

• 长篇小说

记住一条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住一条河/吴加敏 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 12

(巴渝作家作品集)

ISBN 7 - 80099 - 623 - 9

I. 记... II. 吴...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841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63202384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7 - 80099 - 623 - 9/I · 85 定价:150.00 元(全套 10 册)

本册定价:12.00 元



吴加敏,男,土家族,生于1961年,重庆秀山人,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创作员,现在重庆市秀山县文化体育局供职。笔耕20余载,曾在《民族文学》、《四川文学》、《红岩》等国家级、省市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入选文学书籍,出版有长篇小说《时光度尽》。主要作品有《鸭子塘之夏》、《天堂的门最后开》、《暧昧的小月塘》、《箱子》、《重庆知青》、《玉碎瓦碎》、《氤氲如镜》等。

2002年荣获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

一九四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后来当红旗插遍武陵山区，人们回忆这个特别的年月时，都说一九四九年有些怪，还是在看雷炸响不久，许多人都听到历史将人类的文明一节节地摘断与战败的声音。香巷子街的人说得更玄，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这一年里听到了历史书页翻动的哗哗声。丁晓慧便是其中之一。她无论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抑或是洗衣服归来后的小憩，或者搬椅子坐在街檐上晒太阳，甚至揣坏心思地穿过香巷子街的青石板路，她都听到了历史车轮轧过岁月之路的隆隆响声。这种岁月流逝的呼啸声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一九四九年秋天。

其实，这一年伊始，无论是在丁晓慧的眼

酉水向东不回头

——长篇小说《记住一条河》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青年画家刘华忠先生在北影厂对一知名导演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酉水河流域的催人落泪的爱情故事,引起了这位导演的浓厚兴趣,当即表示愿将其搬上荧屏。由于华忠先生比较喜欢我的小说,加之我生长在武陵山区,对这里的一切较为熟悉,剧本创作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我。不久,华忠先生来我家中谈及此事。当时我还是有顾虑的,只打算安心写小说,不想触电。经华忠先生开导,便答应了。于是我闭门不出,用整整一个月时间写出了15集电视连续剧《码头》的文学剧本初稿。我通知华忠先生再来秀山后,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对本子进行修改,然后将稿子寄到北京。后来的情况是北京方面对本子异常满意,并着手拍摄的前期工作。这期间,导演和我不停地通电话,对有关剧本的某些具体情况进行商榷。当时我和华忠先生着实激动了一番,以为离大红大紫的日子不远了。几个月后,导演带着摄影师、美工等一帮子人来到贵州印江和当时的四川秀山,进行实地考察,选择外景地。之后又告之该剧由香港一企业家投资数百万元,即将举行开镜仪式。再后来便石沉大海了。

这之后,华忠先生仍然画他的画,并以每幅不低的价格卖到欧洲和美国,成为美国一著名画廊的签约画家。我仍然潜心写我的小说,不再敢动写电视剧的念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莽汉诗人二毛来秀山时我无意中提到《码头》一事,他便鼓励我写成小说。这样,酉水河的波涛才又重新在我的心中澎湃。我利用写作和工作之余的间隙又一次向西水倾诉和表达我对它特有的情感,以及对这条河已经流逝的年华深切的怀念。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本《记住一条河》。

《记住一条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发生在十分遥远年代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武陵山区。那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然而尽管炮火连天,列强的淫威怎也压制不了人民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一个暂时受欺辱的民族只要它的人民满怀理想,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梦,这个民族不管怎样多灾多难,未来都必将强大无疑。这就是《记住一条河》想提供给读者的信息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今天的明媚,实际上就是丁晓慧她们那个年代梦的延续。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但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辉煌,也应该记住我们曾经的耻辱。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真实而坚强地屹立在地球的东方。记住我们必须记住的一切,忘掉我们应该忘掉的一切,浩荡的长河才会越来越宽广。

感谢刘华忠先生提供的原始素材。感谢著名诗人冉庄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感谢著名书法家涪人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阅读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这条河叫酉水，
是土家族的母亲河！

——作者题记

1

丁晓慧搭乘的木船在酉水河上缓缓行驶,有几艘乌篷船尾随,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已好几天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船主们无论相识与否,都喜欢结伴而行,以求得相对的照应。

船只逆流而上,船夫们拼力地划着桨。离船只稍远处的水域里,总有一群群鸳鸯或野鸭,或者一些羽毛漂亮的鸟类凫游在明净的水面,像飘浮着的零散花瓣。夕阳停在河岸树林的顶端时,木船进入一道宽阔的河湾,酉水河笼罩了一层淡弱的红晕,俨然妇人的脸颊。丁晓慧抬头看了一眼霞光万道的天空,正好一行归雁鸣叫着掠过头顶,滑向远方的山谷。当船头平稳地冲出烟岚氤氲的河湾,河岸的树木倏地变得葱茏起来,密密匝匝、错落有致的青瓦吊脚木楼进入了丁晓慧的眼帘。

“丁小姐,到了。前边就是酉水河赫赫有名的乌杨水码头,县城在码头上面的城墙里。”水手陈鸿生对丁晓慧说。船上立即有人雀跃,纷纷钻出船舱。陈鸿生高大壮实,目光犀利,男子汉刚毅果敢的外表下藏着一种难以琢磨的柔情。陈鸿生是一名出色的水手,这是丁晓慧通过十来天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丁晓慧自从在洞庭湖边搭乘这条船起,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后生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感觉陈鸿生文弱的外表与他所从事的这份谋生的职业极不相称,她甚至猜测他曾经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船离码头越来越近,已能分辨在石梯上来回走动的人影。船上的乘客开始打点行李,做下船前的准备。丁晓慧仍一动不动地

站在甲板上，看着慢慢逼近的码头。

乌杨水码头全部是用上乘的青石料砌成，已有三百年历史。尽管临近黄昏，码头上还是人流如织，一片繁忙而混乱的景象。卖小吃的、坐茶摊的、装卸货物的、无聊闲逛的、乃至打扮得花枝招展搔首弄姿的娼妓，构成了一幅南方悱恻而腐败的图景。码头旁泊满了船只，在温柔的波浪里轻轻摇荡，船尾陆陆续续地升腾起袅袅炊烟，弥漫在潮气浓重的河面。丁晓慧身材高挑，明眸皓齿，皮肤白皙，一脸灵气，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双眼迷惘地看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县城，看着古朴自然的码头，百感丛集。“丁小姐，准备下船了。”陈鸿生在背后叫她。她一惊，连忙将投向远方的目光收回，朝陈鸿生抿嘴一笑，钻进舱里将自己的行李——一口棕色大皮箱和铺盖卷提了出来。她揭开箱子，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走到陈鸿生跟前，问：“陈哥，你知道凤鸣书院在哪儿吗？”陈鸿生扬手指着离河岸不远处有一片高大楠木树的地方说：“在那儿，有楠木树的地方，一群大房子！”丁晓慧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她看见那些楠木树下耸立着许多漂亮的大木房，白鹤、灰鹤等大鸟在那里起落盘桓。

丁晓慧显得异常兴奋，她问：“陈哥，你认识谯楚川老师吗？凤鸣书院教国文的。”陈鸿生摇摇头：“不认识，我不是这里的人，我的老家在贵州铜仁，因船常夜宿乌杨水码头，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这样吧，你人生地不熟，等会船卸完货，我带你去书院怎样？”丁晓慧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船停稳后，乘客们拎起早已打点好的行李从舱里鱼贯而出，朝趸船的出口奔去。守候在码头石级上的挑夫三三两两地涌向上前来。丁晓慧仍留在船头的舱板上，眺望着薄暮下的码头和凤鸣书院。在她的眼中，眼前这座码头比起她家乡浙江淳安千岛湖边的

码头要古朴豪放许多。青光幽幽的石板砌成的宽大码头，石板上历经风雨的痕迹，甚至石板的花纹或裂缝，石板上的苔藓，石缝里探出头头畏畏缩缩的无名植物，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货卸完之后，陈鸿生把船舱清扫完毕，将零碎事收拾停当，便毕恭毕敬地走到船主面前，说：“徐老板，我上岸去一趟，丁小姐不知道路，我引她到凤鸣书院。”徐老板是这艘船的船主，年纪在四十上下，敦笃，一脸胡碴，皮肤黧黑粗糙，目光逼人，一看便知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徐老板瞟了一眼立在船头眺望的绝色美人丁晓慧之后，朝陈鸿生挥挥手，大大咧咧地说：“去吧，不要耽误太久，晚上装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哩。”说罢便掏出一支烟，陈鸿生赶紧划亮火柴给他点烟。陈鸿生嘟哝道：“谢徐老板，我去一会就回来。”陈鸿生欲转身，徐老板从衣兜里抓出一把铜板递到他手里：“这样吧，这顿饭到河街馆子里去吃，剩下的钱给我买两盒香烟。”陈鸿生有些感动：“徐老板，这……”徐老板推开他的肩头，摆摆手：“拿着，去吧，船上的日子也够苦的了，打顿牙祭！”

陈鸿生走到丁晓慧旁边，说：“丁小姐，走吧。”丁晓慧淡淡一笑，跟着陈鸿生踏上了坚硬的石码头。

丁晓慧的脚刚接触这冰凉的石块，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立即涌上了心头。她来这座县城仅仅是为了逃避战争，找一处远离战火的僻静之地完成学业，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回到故乡。她绝对不会料到，她一旦踏上了这片土地，这座县城，这座平易近人的石码头，这条终年流淌的河流，竟永久地与她的生命亲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用手捋了捋额头光洁柔顺的黑发，跺去鞋面上的灰渣，上了石梯。上完石梯，是一片平整的坝子，在坝子的一角立着一块表面光滑的石碑，上面雕刻着码头的名称——乌杨水码头。石碑的落款处，书写着码头的修建年代。穿过坝子再爬十多级石梯就是热

闹的河街。

他们刚跨进河街，便撞见一队国军路过，朝着县城方向行进。看着学生打扮的江南美人丁晓慧，那些军人的眼光直愣愣地齐射过来，弄得她一脸绯红，赶紧将头低下。那一队国军踏着纷乱的脚步，消失在河街的拐弯处。

河街紧贴着码头，再往上爬一段坡就是高大的城墙。河街不长，由两溜儿吊脚木楼相夹而成，窄窄的。街面铺着青石板，在黄昏里泛着幽幽微光，道路的一侧有一条人们担水时溅落的仿佛永远湿润的水渍。沿街的木壁上贴着许多抗日标语，街两旁的店铺多半已打烊关门，茶楼、酒肆、饭馆已点亮昏黄的灯光，店铺门面前挂着的布幌在黑夜降临前的轻风里懒散地飘荡。

丁晓慧与陈鸿生行至河街中央时，一股袭人的香味扑入鼻孔。香味来自前面十余米处的一家饭馆。丁晓慧自言自语地念道：“真香，这是什么味道？”陈鸿生放慢脚步，说：“丁小姐，这是沙钵鱼头，酉水河的一道名菜，鱼用河水煮，又嫩又鲜。”丁晓慧问：“沙钵是什么？”陈鸿生说：“土家族匠人烧制的一种陶器，用它炖鱼头特别鲜美。丁小姐，我们晚饭就吃沙钵鱼头，怎样？”丁晓慧没找到谯楚川前心还放不下，便有些犹豫。陈鸿生接着说：“丁小姐，反正凤鸣书院就在前面，也不会有路途上那种担忧了。放心吧，我保证把你送到你要找的谯老师家里。”见陈鸿生如此热情，丁晓慧便不好再推辞。

饭馆里光线暗淡，稀稀拉拉地坐了十来个顾客。陈鸿生选了临窗的一张桌子坐下，跑堂的急忙窜上前来，陪着笑，如数家珍地报出一长串菜名。陈鸿生对跑堂的说：“这样吧，来一份炒肉，一份竹笋，一份沙钵鱼头，两碗白米饭，外加一碟油辣子。”坐了一会，陈鸿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丁小姐，在船上这么多天，我还不知

道你的名字哩。”丁晓慧说：“干嘛要知道？”陈鸿生盯着她：“要是下次有机会再见到你，总得叫出名字呀。”丁晓慧的脸一阵灼热，羞涩地告诉他：“丁晓慧。”并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字的笔画结构。陈鸿生来了兴致：“丁晓慧，记住了。丁小姐，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怎么从浙江跑到四川来读书？”丁晓慧脸上的笑容顷刻消失了：“我们浙江在打仗，到处都是日本人，炮火连天，人们拼命地往内地逃。”陈鸿生非常关切地：“就你一个人来？”丁晓慧喉咙哽咽：“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日本强盗夺走了我所有的亲人。”

跑堂的把饭菜端上来了，丁晓慧低头揩着眼眶里的泪水。陈鸿生局促不安地说：“丁小姐，对不起。”丁晓慧咬着嘴皮摇晃了几下头。他们默不作声地开始吃饭。隔一阵，丁晓慧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掉。陈鸿生连忙说：“丁小姐，别老去想那些伤心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支离破碎的家庭何止你一个。我以前也有一个温暖的家，现在几乎与你一样的结局了。与你们家不同的是，我的家没有蒙受兵灾匪患，而是由我父亲亲手毁掉的。”丁晓慧慢慢地抬起头，泪眼里透出惊讶的神色。天完全黑了下来，饭馆的大堂里又增点了几盏油灯，蚊虫和蛾子围着光团打转。陈鸿生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姐姐，妹妹下落不明。姐姐结婚了，嫁到湖南里耶——酉水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姐夫是一个无能的闲汉，在那里过着贫苦的日子。我们家以前好端端的，很富有，开了一家有规模的榨油坊，在铜仁街上有一院像样的房子，家里供我在国立三中念书。后来父亲沾染赌博，抽大烟，逛窑子，慢慢败了家业。为了还债，父亲狠心地将我妹妹卖到了外地。一个寒冷的早晨，有人在城边一片荒地的草丛里发现了父亲血肉模糊的尸体，母亲无可奈何地投进了铜仁城外的锦江。从此我离开了学堂。再后来就到了船上，下苦力，挣钱糊口。”陈鸿生一脸的痛苦和无奈。丁晓慧胆怯地瞥

了他一眼，然后垂下头，俯着身子慢慢地扒饭。

2

丁晓慧和陈鸿生从河街的饭馆出来时，月亮已爬上了高高的城墙，月光籍地，黑黝黝的吊脚楼房的轮廓清晰可辨，一群无家可归的逃难者垂头丧气地扛着铺盖卷打眼前经过，涌向县城。

不多时，他们就到了凤鸣书院的大门口。书院进门处是一个飞檐翘角的大牌楼，古朴，气派，庄严神圣，笼罩在楠木树铺展开的枝叶下，两盏亮堂堂的花灯挂在高高的廊柱上，在风中轻轻摇曳。门楣上悬着一块黑底烫金大匾额，匾上醒目刻着“凤鸣书院”四个闪光大字。书院的青砖围墙墙头戴着瓦帽，石灰沙浆勾的瓦檐，年深月久的风雨剥蚀已使雪白的石灰变暗，留下道道水渍的花纹，仿佛动物的皮毛图案。两扇棕红大木门半掩半闭，门面上吊着两只大铜环，两尊雕琢精湛、龇牙咧嘴的大石狮耸立在大门两侧。石狮经人长期抚摸，石面已光滑无比。从大门口望进去，可见笔直的石板路穿透几座对称的大屋。大屋是连成一片的，其间串着三个大天井，里面静悄悄的，像一座庞大的寺庙。他俩跨进大门，脚步声刚响几下，右边的屋子里吱嘎一下响了，射出昏黄的灯光，窄窄的门缝里探出一颗长者蔫缩的脑袋：“喂，你们找谁？”丁晓慧吓了一跳，急忙走上前去，紧张地回话：“大伯，我找譙楚川老师，他还在学校吗？”老头迈出门槛，仔细打量着丁晓慧和陈鸿生，咕哝着：“你们是走亲戚还是来上学堂的？”丁晓慧应声道：“上学的。”老头浑浊的眼珠转动了一下：“上学的？上学还早哩。”丁晓慧急了：“大伯，我

是流亡学生，来投奔谯楚川老师的。”守门的老头迟疑了片刻，然后慢吞吞地说：“跟我来吧。”老头说着溜回屋子里提出一盏灯笼。老头摇摇晃晃地引他们拐过几道铺着石板的回廊，来到一排房子前，指着不远处几间亮着灯的屋子说：“谯老师家就住那两间，靠里边，有灯光处。”老头说完后便转身离去。

走到了谯楚川家门前，丁晓慧伸出手抖抖索索地叩响了门。嘎地一声，门开了，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女人的长相宜人，身体丰盈，面善，和蔼。她将手里提着的油灯高高举起，照着丁晓慧的脸，问道：“小姐，你找谁？”丁晓慧羞涩地说道：“我叫丁晓慧，来找谯楚川老师的。”女人见丁晓慧羞懦，便将举着的灯放下来，笑着说：“这就是谯楚川家，请问小姐，你是打哪儿来的？”丁晓慧说：“浙江淳安。”女人的脸立即舒展了，扭头朝屋子里喊：“楚川，家里来贵客了，浙江的！”趁女人喊话的当儿，丁晓慧示意陈鸿生把皮箱搁在地上，然后自己打开箱子取出那封信捏在手中。

一个四十开外的文弱男子从里面的房间走到门口时，丁晓慧便认定他就是谯楚川。他的身体已开始发福，白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眸子里蕴藏着睿智，一脸书卷气。丁晓慧心咚咚狂跳着把手中的信递给谯楚川，浑身不住地颤抖：“谯老师，是我妈妈写给你的信，她让我来找你。”谯楚川接过信刚看一眼信壳上的落款就惊喜地叫喊起来：“哎呀，素莲，是我浙江大学同学丁先生的千金，信是丁太太写的。”谯楚川兴奋了一阵，转而又对丁晓慧说：“你就是晓慧吧，你爸爸六年前写信告诉过我，果然像信上说的那样漂亮，都长成大姑娘了。快进屋，快进屋！”丁晓慧脸蛋上即刻又涌起了两团红云。

谯楚川的妻子何素莲仔细地端详她，笑盈盈地对她说：“晓慧呀，路上一定累坏了，先进屋歇歇。”继而又面对丁晓慧偷偷朝立在

一旁的陈鸿生努努嘴：“晓慧，他是……”丁晓慧说：“唔，我忘了介绍，他是我搭乘货船上的水手陈哥。我不熟悉路，多亏他帮助。”陈鸿生说：“师母，我叫陈鸿生，跟着船主跑水的。”何素莲和颜悦色地：“喔，你也进屋坐会吧。听你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陈鸿生说：“铜仁街上的。”何素莲说：“哦，贵州铜仁。”

谯楚川家的客厅宽敞简朴，两对清代红木扶手椅，几把圆凳，屋角两侧的花架上各放着一钵兰草和中华蚊姆，木板墙壁上挂山水画和书法轴卷，显示着主人的爱好及文化品味。丁晓慧环视室内的陈设之后，便打开皮箱，从里面取出一盒包装精美的杭绣被面递到何素莲手里：“师母，路途遥远，也没啥好带的，这床被面就算作个纪念吧！”何素莲乐呵呵地收了，眼睛看着丁晓慧说：“一家人的，还讲甚礼节。”丁晓慧灿然一笑。

谯楚川在一旁点了一支烟，才启封展读丁晓慧带来的信。刚读了几行，他的手便剧烈地颤抖起来，满面惊愕。何素莲见状，忙问：“楚川，怎么了？”“素莲，丁先生遇难了。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何素莲一把将丁晓慧揽进怀里，哽咽道：“晓慧……”谯楚川泪光闪闪，说：“晓慧，你妈妈呢，她还好吗？”丁晓慧早已泣不成声：“我妈妈……她……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遇难了……”何素莲顿时呜呜地哭出声来。

待屋子里的气氛稍稍缓和后，陈鸿生就起身告辞。丁晓慧执意要送他到大门口。何素莲说：“去吧，去去就来。”

他们走到大门口时，看门的老头又把蔫缩的脑袋伸出门缝，见是他俩，便把脑袋缩进屋去。在门楼的灯笼下，他俩站住了。远处的酉水河上渔火点点，河岸飘过来一阵悠扬的箫声。丁晓慧恋恋不舍地：“陈哥，你回船上去吧。”陈鸿生的脸上闪现了一丝忧伤：“丁小姐，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的，再见！”陈鸿生随即转身离去。